

热点追踪

半数已成残垣断壁,部分修复后沦为“新文物”

上海现存10座古城墙现状堪忧

冯兰茜

涉足者少,夯土遗迹仍保留;集装箱围圈,城墙成孤岛;新旧混搭,古城墙失原貌……近日,笔者跟随上海市闸北区政协常委俞建国、上海民间收藏家温举珍等人,走访上海奉贤、松江等区,发现上海仅存的10座古城墙现状堪忧,半数已成残垣断壁,部分虽重新保护但已沦为“新文物”。

而据《上海军事志》记载,上海曾经先后建有城堡卫所36座。不过,这些当时的高墙厚壁,在飞速发展的城市建设面前,渐渐清冷甚至慢慢消失。

■新发现

柘林:涉足者少,夯土遗迹仍保留

再次走访上海现存的古城墙,年近七旬的温举珍感慨颇多。1996年,他曾骑着自行车耗时5天,遍访当时上海11座古城墙,并详细记录、测量城墙始建地点、长度等数据,留下珍贵的影像资料。“17年过去了,奉贤南桥的古城墙已经不见踪迹。其余10处保护状况也令人担忧。”

奉贤柘林,是此次再访古城墙的第一站。奉贤区是上海古城堡最多的地区,先后建有奉城、柘林城、南桥土城。

温举珍1996年拍摄的柘林城堡照片显示:当时整个柘林城除一座城隍庙外,西南角仅存不多的几座民宅。不过,现在的柘林地区已成多片商品房和农田包围的半城市化地区。

从新修建的联业路自东到西贯穿过整片原城堡,只见东南西北4角处各有高高耸起的小土坡。再仔细看,发现土坡的高度达六七米,与周边农田形成明显高度差异。其中,东面城墙夯土基本完整,虽经百年风化,仍保留约300米。西面保留着的三处城墙夯土上已长满杂草,不少周身砌上了一层厚厚的水泥墙。南面还有三段残垣。

“它们不是普通的土堆,其前身是柘林城堡城墙。”俞建国说。

目前,当时的城堡东西城门已被新建的联业路取代。“从目测距离看,东西残留的城墙夯土高处达六七米,低的也有1.5米,夯土城垣宽6米至7米,可以推断,当时城墙上步道宽阔,颇有规模。”俞建国说。

松江:唯一城墙藏匿靶场

而位于武警驻松江部队靶场的残存古城墙,则是温举珍在原《松江县志》副主编王永顺帮助下的一个意外发现。“目前,尚未发现相关的史料记载。”温举珍说。

温举珍1996年拍摄的旧照显示,这段不为人们知的东城墙遗迹现存于武警驻松江部队靶场,长约60米,现为驻军部队靶场。现在,城墙上繁茂绿茵环绕,郁郁葱葱,由于是军事要地,一般人难有机会踏脚,因此保留程度较好。

“这是松江唯一保留的古城墙遗址”

址。”温举珍说。俞建国收藏有明朝松江城墙砖,该城墙砖用的是阳文颜体烙印“壬申松江府,曹南英官窑造”,每块城墙砖长32厘米,宽18厘米,高8厘米。此砖可以证明现存城墙为明城墙遗存。

宝山:可见土坯垒砌痕迹

在宝山临江公园南侧,仍能发现一段古城墙。残存夯土长36.8米、高2.4米、厚9米。仔细观察:该处城墙夯土处,有别处难得见到的呈方形(边长约0.74米)预制土坯规范堆砌的痕迹。墙砖接缝处致密无缝,有白色石灰状物质间隔,仅两毫米厚。

该城建成至今460余年,历经海潮侵蚀,又经鸦片战争、淞沪抗战等重大战事,如今唯剩东南一段。残垣西侧残缺的南水关拱券目前仍留着。

■已消失

高桥(老宝山城):集装箱围圈,城墙成孤岛

杨高北路一路尽头东南角,现仍存留着一段残墙。此地就是“老宝山城”。老宝山城建于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现仅存南城门洞残垣。周围原有约三里长的城墙夯土,修葺时仅存百余米夯土。城砖上可寻见“松”或“宝山”等字样。

1984年5月,该地被公布为上海市古文化遗址保护单位。近年又修缮了南门及其两侧,只是原来的东、西、北三道城墙遗迹悉数消失,并已辟为集装箱堆场。

尽管已立碑保护,但温举珍说:“目前的保护仍待加强。”

温举珍1997年记录的当年城墙数据显示:该处城墙夯土长36.8米,高2.4米,宽厚9米。城墙夯土呈方型,边长各0.74米。从温举珍当年拍摄的照片中,可见城墙接缝处致密无缝,保留堆砌粘接痕迹,以白色石灰状材料作粘接。

现场查看发现,目前,老宝山城南门水关残缺的城墙拱券仍保留相对完整。不过,由于城墙拱券背后堆满了集装箱,这块区域成了“孤岛”。走访附近居民,鲜有人知。

南桥:1998年古城墙残垣夷为平地

奉贤的南桥土城,建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城墙长1.5公里,环城有壕沟环绕,英法联军攻克大平时国时被拆毁。当时该地仍残留土城北城门(又称“拱震门”)以及东西城墙。土城北城门建在始建于元代的月城城墙上。城门上建有二严寺,老百姓称“佛圆”。

该城门和城墙建在今人民北路52号至54号处。1995年,旧区改造时拆除了其北城门。根据1997年温举珍拍摄的旧照,笔者发现当时在北城门东部还残留有古城城垣。不过,在当地居住长达70余年的季老伯告诉笔者,1998年,该段残垣也被夷为平地。

■“新文物”

奉城:异地迁移,古城变新墙

除无人知晓或渐渐消失的古城墙外,一些古城墙虽被保护或异地修复,却成了人造“新文物”。比如,奉贤奉城的青村城。

“根据1997年的实测,今仅留有长25米、高4.6米、厚5.4米的拱辰门月城残垣一段,明末清初建于墙上的万佛阁,就建在浦南运河的护城河附近。”温举珍说。根据多位村民指点,笔者在护城河边找到了修葺一新、规模宏大的万佛阁寺庙。它依河而建,样貌簇新。当地村民说,这片城墙是由原老城北移40米而来。只不过,当年老城墙已不见踪影。

川沙:新旧混搭,古城墙失原貌

被称为上海地区规模最大的古城建筑的川沙城堡,在2010年由浦东新区政府进行了全面修整,并对其完整保留的护城河进行疏浚,城墙也被作为“川沙古城公园”免费对社会开放。不过,在肯定政府积极保护的同时,俞建国和温举珍说,古城被修旧如新仍不算得到最佳保护。

根据1997年的现场测量,川沙古城墙长76米、高5米。城上除魁星阁外,还有岳碑亭、文笔塔。1988年修葺时,残垣处砌筑了一个城门洞,高3.23米。“这属于新旧混搭的保护,应该说失去了昔日的古墙风貌。”温举珍说。

“而现存于嘉定人民街的三段古城墙,大部分墙砖也属新烧制,也有新文物之嫌。”俞建国指出,南大街新建了500米长新水关城墙。当年残存的城墙夯土已不存在。

■建议

借鉴“先予保护”制度的管理运作方式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卢永毅建议,各相关管理部门应该主



嘉定城南门西侧城墙残垣(温举珍1996年拍摄)

资讯

拉萨市立法保护老城区

本报讯 10月1日,《拉萨市老城区保护条例》正式实施,以大昭寺为中心的拉萨八廓街老城区将依法得到保护、利用和管理。

拉萨老城区已有1300多年的建城史,1982年拉萨成为首批24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拉萨市老城区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老城区内以八廓街为主体的历史文化中心区为核心保护区,其他区域为保护缓冲区,总面积为1.33平方公里。在此范围内,有世界文化名街八廓街,还有小昭寺等27座寺庙和56座古建大院。

《条例》共六章42条,内容包括立法目的、保护范围、保护原则、保护对象、保护资金来源以及违法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等。

《条例》严格限制老城区内的建(构)筑物高度,核心保护区建(构)筑物高度不得超过10米,大昭寺广场周

边与核心保护区保持一致,保护缓冲区内不得超过12米。《条例》还规定,历史街巷应当保持原有的视线廊道、空间尺度以及历史原貌。在老城区核心保护区内,不得进行新建、改建、扩建和拆除建(构)筑物;在保护缓冲区内,改建、新建的建(构)筑物,其体量、高度、色彩及形式应当与相邻部位的风貌相一致。

对于老城区内古建大院的保护,《条例》规定,老城区内传统建(构)筑物、古建大院的管理、维护和修缮由所有权人负责。未经老城区保护机构批准,不得擅自修缮、改造老城区内的建(构)筑物。所有权人在维护、修缮、修整过程中确有困难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补助。而对于尚未申报或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但具有一定文化、历史、纪念意义的古建大院,《条例》规定,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进行管理。(李佳霖)

杭州淳安升级农村历史建筑保护工程

本报讯 日前,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设立农村历史(特色)建筑保护专项资金,升级农村历史建筑保护工程。今年淳安县财政将投入1500万元用于古建筑保护,以后每年将不少于2500万元。

淳安现有农村历史建筑2661处,包括古祠堂451处、古民居1468处,以及古桥梁、塔刹等,数量占杭州农村历史建筑总数的1/3。虽然这些农村古建筑大多属普通民居,没有名人故居的显赫光环,但它们是地方历史文化演变和发展的见证,其历史性和艺术性远远超过使用价值。

据了解,从2010年开始,淳安县已连续4年将农村历史建筑修缮工程列为政府为民办实事工程,有近50处农村历史建筑得到了抢救性保护。

然而,由于财力有限,目前仍有很多农村历史建筑物没有得到合理的保护与修缮,相当一部分历史建筑现状不容乐观。同时,部分古建筑内的住户缺乏文化保护意识,随心所欲地对其进行“改造”,使其失去了原来的风貌,亟须在配套资金、保护利用、维护管理等方面作出统筹规划。

今后,淳安县将编制保护专项规划,对具有保护价值的历史村落和历史建筑进行统一调查认定,确认保护名录后向社会公布,并按照综合利用优先、整体保护优先、文物等级优先、特色价值优先、紧急程度优先、资金自筹优先的“六优先”原则,开展农村历史建筑保护工作,并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鼓励合理开发。(何润程海波)

控图索玩

1926年8月,因在《社会日报》上发表揭露军阀张宗昌的时评《官僚之运气》,著名民国报人林白水被张宗昌枪杀于天桥刑场。他死了,给后人留下了“新闻要讲真话、讲实话”的新闻理念,留下了《中国民约精读》等一批文集,也留下了其在北京的住所——林白水故居。

据《中国文物地图集——北京分册》记载,林白水故居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棉花头条1号,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原公布名称为“林白水故居”。现已拆除。然而,记者近日到棉花头条附近探访,发现棉花头条胡同已经无存,而“林白水故居”却意外地出现在眼前,但是在其墙体上悬挂的标识牌上,并没有“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字样,落款时间为2012年。

“是假古董,2009年左右新建的。”在此生活了60多年的吴大爷向记者表示,原来的林白水故居位于此栋仿古建筑的西侧,就是现在中国联通北京分公司大楼的位置。

“大约在2002年危旧房改造时拆除的。”吴大爷说,当时一起拆除的还有棉花头条、棉花上二条、棉花上三条等胡同,以及坐落在其中的、数量不少的四合院。之后,中国联通北京分公司的大楼就建设起来了。

据《中国文物地图集——北京分册》记载,林白水故居原为社会日报社旧址。坐北朝南,四合院两进。前社后院,占地约400平方米。前院有正房三间,七檩前出廊。两厢房各两间五檩。倒座房三间五檩,东面半间通向门道。正房东侧有门道通后院。后院有正房三间,五檩出前廊。两厢各两间,进深仅三檩,东厢加一步,正房东侧有门道通后街。对如此规模的古建筑,吴大爷却表示,故居是一处大杂院,残破不堪。“除了比一般民居大点,并没有显得很特别。”

林白水故居

被拆除的区级文保单位

“北京林白水故居在哪儿?求指点。”有来北京游玩的网友在微博上询问。然而,周打听之后,它只是一处现如今只能在文献中查证、被拆除了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本报记者 李佳霖 编采整理)



新建的伪古建筑“林白水故居” 李佳霖摄

阮仪三:修一条让心灵回家的路

新华社记者 许晓青

头顶赤日,挥汗如雨,八十高龄的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教授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把自己的足迹又一次留在了江西、河北等地那些鲜为人知的古村落和古民居里。

阮仪三说,我们正在与那些千篇一律的城镇化“赛跑”,把文化的“根”留住,为国人修一条让心灵回家的路。

“异地搬迁,以利保护”的说法就是瞎扯

在“古城卫士”阮仪三的字典里,犀利的批评等于一种特殊的爱。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他的姓名与平遥、周庄、丽江、凤凰等世界级的“中国名片”联系在一起,在快速消失的古城镇、古村落名单中,一些城镇在最后时刻得以“幸免于难”,一些已成为旅游胜地,还有不少被收录进了阮仪三主编的“遗珠拾粹”从书中。

近年来,阮仪三曾毫不留情地批评过“千城一面”“假古董”遍地,古建筑“返老还童”等堪忧的现象。最近,他对正在掀起新一轮“古建筑收藏热”也毫不客气。

针对“异地搬迁,以利保护”的说法,他痛斥“这就是瞎扯,搬迁了,还能称得上保护吗?那些所谓的‘拆迁式保护’,等于根本没保护。”

他强调,中国的古代建筑,从来不是孤立单一的存在,建筑和聚落总是与当地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民风民俗紧密

关联,福建土楼被搬到山西,就会变味。他认为,离开了具体的环境,民居变成“古董”摆设,被迁建、供养起来,不仅谈不上保护,而且是破坏。

阮仪三指出,建筑保护与文物保护完全是两个概念。“庙、祠堂、学校,各有各的用途,只有发挥它们的作用,才能使建筑得到保护;岭南民居搬到上海来,屋子高度不同,通风设计不同,南北差异大,所以根本不存在‘异地搬迁’式的保护。”

他还回忆道,早年为改造上海外滩的交通,有外国专家提出将沿江建筑群整体向后平移20米,当即遭到他的坚决反对,“向后平移20米,那20米开外的老外滩居民怎么办?外滩一带的居民生存状态、生活状态被打破了,哪里还会有原汁原味的外滩?”

古民居的保护比故宫的保护难几十倍、上百倍

“保护古民居比保护故宫还难。”阮仪三非常赞成这句话。他说:“故宫毕竟是一个国家级的博物馆机构,有财政拨款,有那么文博人才,还有一根国家级文物保护的红线,怎么看,古民居的保护都比故宫的保护难上几十倍、上百倍。”

“很多人说,我们保护古建筑,保护古城古镇,最缺的是钱,我觉得,我们缺少资金,缺人才,但最不能缺的是‘心’。”他说。

在阮仪三看来,近年来由于古城古镇保护本身往往与商业开发、“旅游热”裹挟在一起,容易把人误导到“钱眼”里,在如此艰巨的保护工程中,其实最缺的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敬畏之心。“一些人打着保护的旗号,其实在靠造‘假古董’捞钱,就是‘缺心’的表现。”

他认为,也应看到近年来以地方政府拨款为主、民间热心人士参与其中的古民居保护项目已不是个案。事实上,古建维修和保护的资金来源正日趋多元化。在人才培养方面,尽管专注于相关事业的建筑专业人才总数不多,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年轻人总会有把故乡建筑和聚落保护好的热情和冲动,相信会有更多年轻人回到原来的土地上。”因此,对于未来不必太悲观。

他还很自豪地告诉记者,在“缺钱”“缺人”的大背景下,4年前他毅然将孙子阮一家送到法国去学习古建筑保护领域的志愿者工作,而今,孙子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主持平遥和新绛的国际志工团队,完成原汁原味的古建筑徒手修复工程。

修一条让心灵回家的路

在阮仪三主持修复的古建筑群中,苏州平江路街区是“得意之作”,最近他又组织中外青年志愿者参与了该街区内民国收藏家潘祖荫的老宅修缮工程。